

## 当代青年作家向茅盾学什么

■ 施战军

## 让青春笔触自由生长

茅盾新人奖在2014年由中华文学基金会、桐乡市政府发起,每两年颁发一次,至今已走到第六届。

理解“茅盾新人奖”,不妨先将其拆分。“茅盾”代表了一种文学精神。130载岁月流转,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家,茅盾先生以开阔的文学视野、扎实的现实主义笔触,书写时代民生,构筑起多元包容的文学格局。先生的笔墨风骨、文学理想与精神品格,始终矗立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地。

茅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文化部部长,后又担任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首任主席,在新中国文学事业发展进程中,建立了崇高威望。他曾主持《文艺报》的筹备工作,担任《人民文学》《译文》等报刊的主编。

“新人”代表了茅盾先生一直致力扶持的青年作家事业。茅盾素以“文坛伯乐”和“热心园丁”著称,在他主持《小说月报》期间,发表了巴金、丁玲等文学新人的作品,助力他们成为那个时代极具影响力的青年作家。他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撰写导言时,也列举和推介了众多的青年作家和作品,为现代文坛输送了众多新鲜血液。新中国成立后,他筹备或指导的诸多报刊,更成为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的重要阵地。被茅盾评论提携过的作家数量众多,如王愿坚、峻青、茹志鹃等。

文学是一场薪火相传的接力事业,发现培育新人、扶持奖掖新人,是中华文学基金会始终坚守的使命。如今,我们设立茅盾新人奖,正是对先生扶持青年作家精神的呼应,希望青年创作者扎根生活沃土,坚守创作初心,以有质感、有灵气、有筋骨的青春笔触,为新时代之中国文学铺展华章。

回望茅盾新人奖的发展历程,作为中华文学基金会重点打造的青年作家扶持项目,我们始终坚守着发掘文学新人、激励青年创作的初心,主动包容多元文学形态,不断拓宽人才扶持的边界。我们致力于为青年创作者搭建一方风清气正、潜心耕耘的舞台,也亲眼见证了他们在创作上日渐丰茂。



施战军: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茅盾新人奖评委。

正、潜心耕耘的舞台,也亲眼见证了他们在创作上日渐丰茂。

历经六届打磨,茅盾新人奖一步步建立起独具魅力和影响力的评价体系,扶持了大批优秀的青年文学力量。10余年来,已有百余位青年作家走入大众视野,逐渐成长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其中不少作家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奖等;网络文学领域作家中,众多作家的作品被改编成爆款影视剧,如马伯庸、吕铮、陈楸帆、唐家三少、南派三叔、紫金陈等。以青年的文学荣光传承文脉、致敬先贤,既是对文学前辈的深切缅怀,更是对中国文学薪火相传的郑重践行。

## AI时代,更需要作家独有的发现

走过六届颁奖礼,回望先贤以笔当剑、以文为灯的创作道路,观照当下鲜活多变的文学生态,这我也生出诸多感悟。

新的媒介的升级,让文学的阅读场景、传播方式都发生深刻的变革,我们的文学版图已然扩展到了先前无法想象的疆界,这是青年创作者所处的写作现实。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不少青年作家感到困惑和茫然,甚至在想: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创作者会被取代吗?

进入AI时代,依然需要作家独有的发现。我曾经用AI查屠格涅夫作品中的人物,查了以后,发现作品名字是对的,而里面的人物却是契诃夫笔下的人物,这说明AI的可信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往深层次来说,青年作家创造性的想象和思考,是AI目前无法抗衡的。

但是,AI表现出的比海绵还强的吸

编者按:6月16日,第六届茅盾新人奖在茅盾先生故里桐乡颁奖。作为本届评委,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围绕茅盾新人奖设立的初衷与现实成效,结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变局,就青年文学家创作的新方向,分享了他的观察与思考。



茅盾故里桐乡乌镇。视觉中国供图

附力,也正是青年作家需要学习的。我们要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持续不断地学习、研究,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让AI望尘莫及。这也是茅盾先生坚守的内核之一。

茅盾时刻注重生活的新变化,身处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历史巨变中,他始终在思考:我们的文学要往何处去,该如何书写?

他持续保持对时代变迁的敏感性,且始终落脚于非常实质性的东西上。在写乡村题材时,茅盾的观点没有将重点放在审视人性的角度,而是选择从生计的角度,思考“农民怎么活”“为什么活不下去”,将农事经济引入对乡村的观察,由此他创作了农村三部曲。

无论文学的边界如何拓展,文学表达的载体如何革新,文学作为文明根基性的基础质素与精神标识,有着不可动摇、必须坚守的根本原则。从写作的逻辑起点来说,起点要高,最终极的是人与自然的永恒对话,是人类对自身存在与宇宙万物关系的追问。茅盾的创作印证了这一点,《春蚕》《子夜》正是既从人民

实际生活出发,又超越具体事件、抵达人类共同命运的高起点,使得其作品历经百年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 真善美构成文学价值的内核

尽管AI深度影响着我们创作的基本方向,但青年作家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敏感和捕捉,以及对人的新的隐秘的发现,是十分重要的。

今天,我们每天都在期待别人提供的情绪价值,但很少有人真正审视过自己和周围人的关系,甚至与更大维度时空的关系。无论是往届获得茅盾新人奖的陈楸帆的《剥海》,还是本届茅盾新人奖获奖作家宝树的《三体X:观想之宙》《时间之墟》,这些作品都让我们看到,青年作家正从平常的生活里跳脱出来,对多样文明、多重角度、多种可能性怀有好奇,并展现出感同身受的沉浸。他们在畅想未来的同时,始终葆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这正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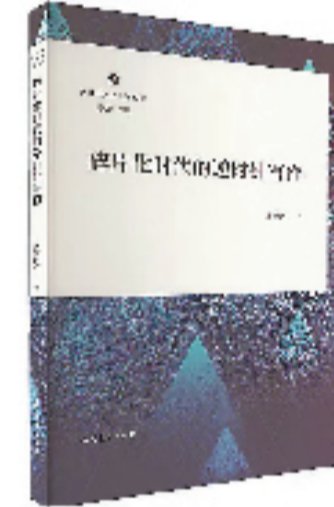
AI来了以后,我们的创作要有想象

力支撑和最深层的思考伴随,工具性的东西会改变,但是强劲的内核,谁也改变不了。文学的价值支点,离不开真、善、美的朴素要求——真,是对时代真相的忠实记录,对人性真实的勇敢直面;善,是对生命的体恤,对情义的坚守,对光明的向往;美,是语言的艺术,是思想的光辉,是灵魂的共鸣。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三者构成文学价值的内核,成为照亮人心的精神火炬。

从写作的落点来说,文学的着力点要低,低到烟火人间里,与每一个平凡鲜活的生命感同身受。他们构成了文学最坚实的根基,使文学作品拥有了跨越时空的共情力。青年作家要有勇敢的精神,勇于创作出那种让人血脉偾张抑或心弦和鸣、真正展现人的深沉力量的作品,让读者感受到思考的张力。

这些准则,适用于传统文学,也适用于网络文学;适配纸质文本,也适配新媒体创作。站在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的节点上,回望百年文脉,我们更能体会到这些原则的珍贵。

(本报记者 宋彬彬 整理)



以上为此次茅盾新人奖获奖作家宝树、朱婧、陈培浩的作品。

## 从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看中国电影“手搓”创作的回归

## 真诚表达能直抵人心

■ 本报记者 沈昕雨

6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以下简称上影节)如期而至。

作为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定的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上影节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电影行业的风向标。

今年,记者在参与各类论坛、发布会、创投公开陈述、电影放映活动等过程中发现,虽然眼下AI技术正在快速渗透电影行业,但参加本届上影节的电影公司、编剧、导演以及专家学者等更愿意坐下来探讨电影本身,如何创作出好故事,如何向观众传达影片情感、如何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把事情做好……

“手搓”,成为业内人士口中的高频词。这背后是中国电影业对创作的一次集体“回归”——回归本心、回归真实。

## 真实可弥补技巧的不足

作为今年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小而美”现象级作品,毫无疑问,《给阿嬷的情书》在上影节期间成为热议的焦点。它的出圈,正是创作者全程坚持“手搓”的成果。

导演兼编剧蓝鸿春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并非电影“科班”出身。谈起《给阿嬷的情书》的创作方法,他用了8个字——海量调研、真实采访。

“在电影专业技巧上我还有很多不足,用什么去弥补,就是真实。”这是他的创作原则。

从2017年拍第一部潮汕方言电影至今,蓝鸿春用近10年时间完成了《潮汕家庭三部曲》。和前两部不同,他坦言:“爸,我一定行的”和《带你去见我妈》两部片子中的桥段,是我在成长中感受到的东西,几乎不需要再进行过多挖掘。可《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部带着历史记忆的作品,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要离开自己的生活体验舒适区。”

蓝鸿春想到的办法,是用大量真实的采访完成创作素材的累积。“虽然这些不是我的真实体验,但却是我真切看到的亲历者们的故事。”他粗略统计,创作《给阿嬷的情书》的过程中,调研和写剧本两者耗时几乎是一样的。



上影节今年首次推出的全新单元“AI片场”。

上影节组委会供图



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梁朝伟为最佳影片《大西洋》颁奖。

看似“笨拙”的方法,在蓝鸿春看来却十分必要。“影片中的种种细节都取材自老一辈华侨们的真实生活。”他回想,有一次跟一位70多岁的华侨老太太聊天时,她展示了小时候的课本,上面还有她记的笔记。后来,这个课本也被原样复刻进了电影里。

上影节上,他还分享了一个此前未曾吐露的关于选用素人演员的标准:“我希望能用上他们的生活体验。”展开来说,他在为《给阿嬷的情书》选角时,会去了解每位演员的生活轨迹,“不论是展现以前的暹罗(今泰国)还是现在,都是要讲人与人之间的故事,不管讲述哪个年

代的故事,演员们的生命体验都是很重要的。”

在影片中饰演老年女主角“叶淑柔”一角的吴少卿,她的亲大哥和片中的“木生”一样,当年去南洋后会给妹妹寄礼物,在信中写这次寄了什么东、寄了多少钱。“因为阿嬷小时候感受过这样的情感,所以她在演绎时会把那种情感嫁接到片中的故事里。”蓝鸿春说,这种最朴实、最真挚的情感是影片连接观众的关键。

这份浓烈的情感打动了影片总制片人郑晋轩。“第一次读剧本时感到心灵一震,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一直掉眼泪,这个故事太温暖了。”项目初期融资时,有人担心片子的地域属性太强,外地观众会不理解,但她坚持要推进。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关于全中国人的故事,潮汕文化只是外壳,归根到底,观众的情感是共通的。

细腻的剧本打磨、真实的人物塑造、精准的情绪捕捉,或许是《给阿嬷的情书》能在当下电影市场脱颖而出的几大因素。如今影片近19亿元的票房也验证了,只要创作者真诚表达、用心做事,观众一定能感受到。

## 创作的灵魂永远在于人

今年,上影节首次推出全新单元“AI片场”,聚焦AI影像作品在真实生产流程中如何被创作出来。该单元的发起人黄建新和监制团成员龚波、穆德远、俞白眉、张吃鱼等电影人及行业专家,用一个月的时间对4组AI制片团队展开观察。

观察的重心不只是最终作品,他们更关注一部AI影像作品的创意如何生成、岗位如何分工,以及创作过程中哪些问题仍需要人的判断和经验来解决。最终得出结论——AI让一部分工作变快了,但没有让创作变简单。

部分创作者分享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提到:“想要画面跟别人不一样,首先要有比较好的审美”“在镜头运用上,需要一些导演素养或分镜知识”……

当AI技术逐渐进入电影创作生产的更多环节,业内人士反而越来越清醒。如黄建新所说:“从构思剧本、绘制画面,到制作特效、剪辑成片,AI好像都能‘搭把手’,但创作的灵魂永远在于人。”他们也开始呼吁,创作者要抬起那些电影创作最基本的技能——对题材的判断、对艺术的审美、对生活的体验等等。

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对此颇为赞同,他坚信,影视行业的技术升级只作用于制作效率层面,从未颠覆电影的核心本质。

“你觉得电影是什么?”交流中,王长田向记者抛出这样一个问题,随后他补充道:“我认为电影是人类情感的容器,也是一面时代的镜子,它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能够创造的一个最综合的内容产品。100多年来,我们这么多人为它奋斗,是因为它能反映情感、捕捉时代情绪、传递价值观。当前,AI只是人类以往创作成果的整合重组,无法诞生真正的原创表达,也无法主宰电影的创作。”

王长田提到一部待映动画电影《去你的岛》。2023年,AI在电影业刚掀起热潮时,光线正在制作这部影片,团队为了紧跟潮流也用AI做了一幅宣传海报。当时,王长田还发微博表示AI将深度参与这部电影的创作。但近三年过去,影片已制作完成并将于今年上映,创作团队全程没有在其中使用一帧AI生成的内容。核心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目前AI生成画面的情感细腻度和画质精度,都远远达不到院线电影的创作标准。

这几年,王长田有意识地跟许多业内制作公司、导演、编剧等交流,询问他们都在什么层面、哪些环节中使用AI,也观察谁对AI更有热情。他发现,对于上院线的长片来说,AI更多还只是应用在前期的分镜等环节,而创作者也往往更倾向于“手搓”来完成设计制作。

## 敬畏观众的审美变化

6月19日晚,上海影城1号厅内,本届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主席、演员梁朝伟出席影片《寂静的朋友》的映后活动。现场,有观众提问:“如果有两部影片摆在您面前,一部在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但没有特别之处,另一部在某些方面非常出彩但存在缺陷,您会更倾向于选择哪一部?”对此,梁朝伟回答:“会倾向于挑有缺陷的那一部。因为电影不是要追求完美,而是要追求真诚的表达,这样哪怕它是不完美的,也能得到观众的认同。”

这番回答正反映了当前观众对电影创作的态度——大家不再看一部电影制



作规模有多大、花了多少钱做特效、请了多大牌的明星,而是看这部影片跟自己有没有共鸣、讲的是不是自己向往的生活或期待的秩序。

“我们一定要敬畏观众的审美变化,它的迭代永远走在行业前面,这也是过去几年电影市场出现巨变的原因。”大麦娱乐总裁李捷参与并记录了上影节过去10年以来金爵论坛上的所有话题后发现,这些年行业一直在寻找电影投资的方法论,但业内总结的所有成功经验都是事后复盘的结果。比如《给阿嬷的情书》成功后,大麦就陆续收到了客家话、闽南话、四川话版本的方言剧本以及《给阿公的情书》等衍生题材作品。那些创作者还表示,这些内容以前难以获得投资,现在感觉“春天”来了。

但李捷直言:“一旦想去复制一件事物时,它成功的可能性就已经不大了。”

过去,电影行业在投资和创作影片时,始终在探寻标准化的方法论,迷信题材、类型、大制作、强阵容的流量密码,误以为抓住一个话题、切中一种情绪,就能打动市场。可恰恰每一部观众认可的好电影出现时,都证明了这套方法论正在失效。究其原因,或许在于任何一个话题和情绪的时效性就只有3个月至6个月,但一部电影创作周期最快也需要12个月,大多数电影在拍的时候基本上就过时了。

“现在让我猜今年暑期档观众想看什么,我猜不出来。那时,市场也许已经变化了。”李捷说。

不过,优质影片的底层逻辑从未变过——真诚是永不失效的第一原理。